
江南闻见录

清·佚名

◎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

连日警报叠至。是日，赵忻城有演放大炮之示，不果。夜分北风甚急。北兵渡江，由七里港进迫神京。时日将晡，宏光计无所出，召内臣韩赞周问策，韩云：“此番势既淘涌，我兵单力弱，战、守、和无一可者。不若御驾亲征，济则可以保社稷，不济亦可以全身。”宏光然之，即刻束装跨鞍。时将二鼓，从通济门出，携带惟太后、一妃，及内相几人，文武绝少。或云往武林，或云云贵，或云太平，纷传不一。是举也，旬日之间，啧有烦言，未尝不叱其伪，至是果焉，知其作计已非一日。究所从来，则马士英实始之也。

◎十一日

昧爽，哄传宏光已出城。京中文、武一时隐遁。有不去者，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。男女蜂拥出门，扶老携幼，不可胜数。间有妩媚少艾，金莲踣躅，跬步难行，见者心恻。既出而复返，十有八九，以路上兵多也。已而闭门，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，莫竟其终矣。

辰刻，忻城出示安民，有“大驾播迁，本府死守此

土，已致大清大帅，自有斟酌，尔民不必惊惶徙避。”等语。

副院杨维垣朱示云：“天子出巡，乃古今暂避常理，本院惟有尽忠殉国。”等语。然维垣实逆案中人又降流贼者也。

各门既闭。百姓数百人往中城狱，拥太子上马，从西华门入宫。尚未栉沐，圜中人悉自出。奸悍兵民乘机入大内，抢夺金帛甚多，大半为强者所得。太子虽为百姓拥入，文、武元老无一至者。百姓遂擒相国王铎，禁中城，拔须捋发，极力殴打。旋入其家，抢劫一空。

两月以来，天气阴霾凄惨，日色罕见。是日天清日朗，昼夜明畅。

图迁虽马士英主之，其实宏光埋怨士英劝其即位，今值多难，仍令士英设法，故以出奔之说进。且士英之贵，浮于宏光；士英之欲去，亦甚于宏光。宏光存，士英不能独去。迨既出，置宏光于靖藩黄得功营，士英乃扬鞭挟资，兵从拥护，竟作天外冥鸿矣。先是，士英

调川兵三千，为出奔捍卫计，去而不尽者若干人作崇于城。方勇协力一心，竟夜巡警，兵怒而不敢肆。秦淮两岸，灯光烛天，达旦如昼。

◎十二日

开太平门，驱川兵尽出走，门外之民逐杀之，伤及一二十人。铙炮之声，自朝至午不息。川兵尽为所杀，无一存者。

城内栅门盘诘甚严，获奸细及马士英军中兵共八人。忻城立刻斩之。

阮大铖家，被抢一空。

冯可宗、陈盟演、王一心、周之琦、冯梦祯、蒋鸣玉、张元始、姚士衡、沈应旦、吴希哲、陆康绩、申绪芳、葛含馨、罗志儒、黄衷赤、陈济生、申演芳、吴适、顾绎诒、陶廷煜，俱遁去。张捷、高倬、张有誉，俱死。

午后，太子传出朱笔告示，用黄纸书之，曰：“泣予先皇帝丕承大鼎，克壮前猷，凡诸臣庶，同甘共苦，播著中外，罔不宣知。胡天不佑，惨罹奇祸，凡有血

气，裂眦痛心！予小子分宜殉国，思以君父大仇，不共戴天，皇祖基业，血汗非易，忍耻奔避，图雪国仇。予惟先帝之哀，奔投南都，实欲哭陈大义，身先士卒；不意巨奸障蔽，致攫桎梏。予虽幽城狱，每念先帝，无一日不再三痛绝也！如今日闻兵远避，先为民望，其如高皇帝之陵寝，亿万苍生之性命！何泣予小子，将历请勋旧文武诸先生念予高皇帝三百年之鸿烈，先皇帝十七载之旧恩，助予振旅，扶此颠沛。何期父老小民，围抱出狱，拥入皇宫。予见宫殿披靡，踉跄祖业，不胜悲涕，奈诸父老，焉知予负重冤，岂称尊南面之日乎！谨此布告在京文武勋旧诸先生士庶人等，念此痼瘵，勿惜会议。予当恭听，其抒皇猷。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，惜尔经纶之教也。不念旧恶，垂诸训典，非敢云赦。惟愿即临，匡予不逮谨此。”

◎十三日

早开通济门，放勇卫营兵入城中。乘间而出者甚众。栅禁稍宽，店肆颇有开张者。文武臣僚集中府会议，安民城守，各有告示不等，然俱不及立新主事。太

子敕封中城狱神萧王，用龙匣差官持敕，二人执金棍前行，至禁中，开读，兵马司素服迎之。以其所居之室改为殿宇。傍晚，有云间贡生徐瑜、萧某，谒忻城，面陈太子宜即位，忻城立叱斩之。

◎十四日

北兵至城，忻城继出，见于营，会议进城事。保国朱镇远、驸马顾齐俱在。豫王问：“尔等勋戚为太祖？为成祖？”一一问答有差。豫王喜忻城城守有功，加位兴国公，手携立保国右；赐金镫、银鞍、马、貂帙、八宝达帽等物；送牛、酒；席地共饭，问太子何在。忻城次日送至营。

李乔携进大清告示二道，遍挂通衢，民心稍定。

“大清国摄政叔父王令旨晓谕河南、南京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、军民人等知道。尔南方诸臣，当明朝崇祯皇帝遭难，陵阙焚毁，国破家亡，不遣一兵，不发一矢，不见流贼，一面如鼠藏穴，其罪一也。及我兵进剿，流贼西奔，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，又无遗诏，擅立福王，某罪二也。流贼为尔大仇，不

思征讨，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，自生反侧，以启兵端，其罪三也。惟此三罪，天下所共愤，王法所不赦。予是以恭承天命，爰整六师，问罪征讨。凡各属文武官员，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，论功大小，各升一级；抗命不服者，本身受戮，妻子为俘。倘福王悔悟前非，自投军前，当释其前罪，与明朝诸王一体优待。其福王亲信诸臣，早知改过归诚，亦论功次大小。檄到之处，民人毋得惊惶奔窜，农商照常安业，城市秋毫无犯，乡村安堵如故，但所用粮料草束俱须预备运送军前。兵部作速发牌出示，令各处官员、军民人等及早互相传说，毋得迟延，致稽军务。特兹晓谕，咸使闻知。”

“钦命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、军民人等知悉。余奉圣旨统领大兵，勘定祸乱，顺者招抚，逆者剿除。大兵到处，兵不血刃。官员赉捧敕印来降，不次优擢者有之，照旧供职者有之。民间秋毫无犯，产业安堵如故。昨大兵至维扬城内，官员军民撻城固守；予痛惜民命，不忍加兵，先将祸福谆谆晓谕。

迟延数日，官员终于抗命，然后攻城。屠戮妻子为俘，是岂余之本怀？盖不得已而行之。嗣后大兵到处，官员军民抗拒不降，维扬可鉴。夫人皆天地所生，逆命之徒，欲死则宜自尽，何得貽祸生灵？本朝承天之眷，遇战必胜，攻城必克，谅尔等闻之熟矣。虽然，耀德不观兵，仁义招抚。天时人事，洞然可鉴。今福王僭号称尊，沈湎酒色，信任佞壬，生民日瘁。文臣弄权，只知作恶纳贿；武臣要君惟思，假威跋扈。上下离心，生民涂炭。予念至此，感叹不已。故奉天伐罪，救民水火。合行晓谕。”

◎十五日

太子出洪武门，入营。豫王敬礼甚厚，留之营中，衣以锦紫袍云。其真假不能辨，须带归于北以明之。百官始朝贺豫王。

◎十六日

百官递职名到营，参谒朝贺如猬。时将午，礼部尚书钱谦益引大清官二员，兵使五百余骑，从洪武门入。谦益向帝阁四拜，因泪下。北兵问故，谦益曰：“我

痛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业一旦废坠，受国深恩，能不痛心乎？”北兵叹息。候开正阳门进，索锁匙不得，引进东长安门，盘九库钱粮，官兵俱住于内。忻城则贯抢掠大内兵丁八人，游于街市。传令百姓设香案，俱用黄纸书“大清国皇帝万岁万岁”并“风调雨顺国泰民安”等字，又大书“顺民”二字粘于门。午后，拨达兵五十，守通济、洪武、聚宝三门。刘良佐兵为崇南门，百姓诉于豫王，发北兵三百赶杀，立刻降之。

◎十七日

文武各官争趋朝贺，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数处。其生监候选，候考，无不至。豫王不见。

◎十八日

文武官员，及乡保、方长等，送币帛、牲醴、米面、熟食、茶叶、糖果、烟酒等物于营，络绎塞道，举国若狂。

忻城约各勋戚喊戏班十五班进营开宴，逐出点演。正酣畅间，塘报各镇兵至。忻城手递报于王，王阅之漠然。又点戏四五出，方撤席。发兵迎敌，即刻启行。

内相进鲋鱼二大萝，用龙旗、龙袱卑礼小心，王不受。

◎十九日

达兵八人抢小物于神乐观，道士禀王，王即命绑斩之。

差御史王懋、少卿黄家薰、御史刘光斗等，往淮安、宁国、苏、松，等处讨取降顺册。

达兵搜不朝贺现任官陈盟等家，有收其家属者。豫王出示，令前日入内抢劫金银、缎疋、腰刀等物，自行交还武英殿或江宁县，免其前罪。仍令总甲逐户搜查，有藏匿者梟示。

◎二十日

令文武各官将印信札付，尽数交纳武英殿，听换给。又令大开南门，放出城三日。忻城剃头起，是后徐魏国，柳安远，徐永康，汤灵壁，李臣淮等以渐俱剃头。文官惟李乔，孙槩，叶应祖等，实为出家，适合时尚。

◎二十一日

合城百姓既苦搬移，又恐五镇兵至，难免杀戮，惴惴不宁。三日之间，路不能行，而露宿与暴棺城市者不可胜记。

◎二十二日

豫王念史阁部忠烈可嘉，令建祠坊旌扬荐馨，仍令礼部尚书优恤其家眷，以示异数。

◎二十三日

中书龚廷祥，义不臣服，投武定桥河死，浮尸三日。

◎二十四日

豫王进城，穿红锦箭衣乘马，入洪武门。官员红素服不等，分班两旁迎贺。预一日，礼部红榜遍粘城市，故无不至。

◎二十五日

寻到宏光，暂停天界寺，豫王往接。昇以无幔小轿，首蒙包头，身披蓝布衣，以油扇掩面。百姓唾骂。太后及妃俱随后，从正阳门，宏光易坐马，衣一把挝。乘马至灵壁侯家，设宴。太子上座；宏光昭坐；豫王穆

坐，从容向宏光曰：“不为先帝报仇，反将太子监禁，此是何意？”宏光穆然。又曰：“我大兵尚在扬州，为何弃了陵寝土地先去，以失民望？自主之耶？抑左右教之耶？”宏光答语支吾，汗出浹背。余言尚多，不能尽述。唤乐户二十八人歌唱侑酒。席散，发还，仍限禁。

内着教师开戏一本，以便供应。

黄虎山兵约万余人，俱自荆头，随达兵进城，向豫王求用。不收，止收其衣甲兵刃。

◎二十六日

点印官及二十四衙门内相三人到迟，要打一百棍，没其家，告到乃止。

◎二十七日

发兵三千，往苏杭，催讨降册。此时尚未知杨文骢，杀黄家鼐等官也。

◎二十八日

豫王往南门报恩寺拈香，男女观者如堵，甚有挤死者。

黄端伯抗节骂詈，左右欲兵之。豫王不忍加刑，忻

城送之狱。

传说清朝八政：一曰求贤，二曰薄税，三曰定刑，四曰除奸，五曰销兵，六曰随俗，七曰逐僧，八曰均田。互相传说，尚无颁示。

◎二十九日

中、南、西三城百姓幸免迁徙，归功忻城，踵门叩谢。忻城劝令三城百姓募金犒兵，以绝窥伺，民皆从之。

◎附跋

右《江南闻见录》一卷，不著撰人名氏。此书记顺治乙酉五月南都迎降事。旧钞本与刊本颇有异同：如副院杨维垣朱示降未云“已即自经”，而钞本无此四字，有维垣实逆案中人又降流贼二语。考维垣之死，或云偕其妾朱氏孔氏自缢，或云蹙二妾死，置三棺中，题杨某之枢而窆其下，夜遁至秣陵关，为怨家所杀，传闻异词。疑旧钞本系当时舆论，而刊本乃由后人改定者，兹悉校从钞本，而附论其牴牾于后录中传疑者惟宏光奉太后同出通济门一事，《小腆纪年》附考谓：太后乃

马士英挟之出奔，不與王同出城。然乱离仓卒，目击为真，纪年叙福王蒙尘太子出狱事，多据此书，而不信士英所挟之太后为伪，则亦一偏之见也，嗟乎！虜王銜壁，上将投戈；世胄如忻城，縋城而迎谒；党魁如蒙叟，执笏而前驱，尚得为有人心哉！”陈康祺《即潜纪闻》谓：《柳南随笔》载豫王下江南，残明诸臣咸致重币，以虞山钱牧斋所献为最簿，盖自表其廉洁也。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细书“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”尾亦如之。其贡品乃流金银壶，法琅银壶各一具；蟠龙玉杯、宋制玉杯、天鹿犀杯、葵花犀杯、芙蓉犀杯、法琅鼎杯各一进；法琅鸽杯、银镶鹤杯各一对；宣德宫扇、真金川扇戈阳金扇、戈奇金扇、百子宫扇、真金杭扇各十柄；真金苏扇四十柄、银镶象箸十双。以是为簿，则厚者可知！此亦南烬余闻，貳臣秽史，惜作者闻见之尚有遗也。剑心跋。
